

中国寺观壁画典藏

山西繁峙公主寺壁画

金维诺 / 主编

河北美术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2 号

主 编 金维诺
选题策划 杜恩龙
摄 影 李 安
李瑞芝
责任编辑 杜恩龙
王国强
封面设计 易 鸣
苏进起
内文设计 易 鸣
技术编辑 毛秋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西繁峙公主寺壁画 / 金维诺主编。—石家庄:河北
美术出版社, 2001.7

(中国寺观壁画典藏)

ISBN 7-5310-1663-X

I.山… II.金… III.寺庙壁画—山西省—古代
—图录 IV.K879.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1715 号

中国寺观壁画典藏

山西繁峙公主寺壁画

出版发行 河北美术出版社

(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邮政编码 050071)

制 版 北京林海兴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深圳(宝安)新兴印刷厂

开 本 889 毫米×1149 毫米 1/6

印 张 1

印 数 1 3000

版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定价 10 元

前言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佛教艺术也因之获得迅速发展,寺院、石窟相继沿丝绸之路向内地延伸,本土道教也随之逐步建立了自身的图像体系,南北朝时期寺观已遍布各地。隋唐在统一的局面下,南北文化得到进一步的融合。边远地区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以及域外(印度、波斯等)文化进一步的交流,孕育了更为灿烂的艺术成就。寺观壁画在这样的前提下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出现了多种宏伟的构图与样式,塑造了丰富感人的形象与境界。唐代的一些典范作品,成为后代传摹的祖本,千百年来一直发挥着重要影响。中国佛教艺术的成就,随着唐代政治影响的扩大,广泛地传播到邻近的亚洲国家和地区,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唐代首都长安是当时最大的城市,寺观之多,为全国之冠。全城有寺观150多所。而大慈恩寺就有十余院,共1897间,寺内集中了当时名手的壁画。这时出现的经变种类繁多,见于记载的有西方变、药师变、弥勒下生经变、法华变、华严经变、金光明经变、除灾患变、本行经变、降魔变、涅槃变、地狱变、地藏月藏经变、业报差别变、十轮经变等;而帝释、梵王、天王及其部众的描绘极其兴盛;这时描绘在道观的《东封图》、《五圣千官图》显然是更具创造性的大型作品。

自佛教传入,在宗教画方面代有传人。晋戴逵父子雕绘俱精,精于巧思,百工所范。自此以后,中外交流,各家创意。在宗教艺术上形成了具有影响的四家样:梁张僧繇善图寺壁,奇形异貌,夷夏皆妙,始创疏体;北齐曹仲达能画梵像,衣服贴体;唐吴道子之笔,其势圆转,而衣服飘举,故有“吴带当风,曹衣出水”之说;晚唐周昉画菩萨,丰肥端丽,衣裳劲简,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周家样。

唐代中晚期,寺院俗讲流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寺观壁画的变革与发展。部分壁画不是直接依据佛经,而是根据变文来描绘。变相与变文相结合,相互影响,相互丰富,使宗教画更具有群众性和戏剧性。

唐末战乱,寺壁多毁。随着藩镇割据,中原壁画名手星散,宗教画传统也因之流布各地。五代、宋、辽、金时期,各民族、各地区虽然都继承了前代丰富的传统,但是由于具有不同的社会基础和文化素养,加之艺术家们的生动创造,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寺观艺术。吐蕃在西藏地区建立的寺院虽经变乱,以后也形成独特的藏传佛教艺术传统。

山西、四川、西藏等地保存下来的唐宋以后的寺观壁画,巨大的数量、丰富的题材、高度的艺术水平,呈现了寺观壁画千百年来发展盛况。使我们今天还能具体地了解到各地杰出艺术家的创造,这就大大丰富了美术史的内容,因之能全面地了解到绘画艺术的进程。

寺观壁画是历史的产物,是封建社会的宗教宣传品,但由于宗教美术是直接以群众为宣传对象,又大多产生于民间画家之手,因而许多寺观壁画又是人民群众以来自生活的艺术形象解释宗教的产物。孕育在宗教美术中的现实因素,往往能摆脱宗教的羁绊,从而使杰出的壁画作品具有不朽的价值,给人们以历史的认识与美的感受。民间艺术家把基于生活的想像力和创造力融于宗教艺术品的创作中,使他们的作品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民群众的感情与愿望。在他们的笔下,神话被人世化,历史被现实化,从而使寺观壁画所反映的内容更加接近人们的世俗生活。

中国古代寺观壁画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各地区的艺术交流,师资传授,在技术经验、创作方法、表现手段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综合形成了优秀而深厚的传统。中国古代寺观壁画也为造型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成为人们取之不尽的艺术资源。

河北美术出版社为了满足专业美术工作者和广大读者的需求,特地出版一套寺观壁画的普及本,这就为传统文化的宣扬和借鉴提供了有益的读物。

繁峙公主寺大佛殿明代壁画

公主寺位于山西省繁峙县城东南15千米的公主村。据《清凉山志》记载，公主寺属五台山北台外寺庙。北魏诚信公主曾在此出家，故名。公主寺现存建筑均为明代遗物，寺庙坐北朝南，一进三院，沿中轴线前为山门，中为毗卢殿，后为大佛殿，整座寺庙布局完整，建筑紧凑，松柏掩映，环境幽静，饶富古刹风韵。

大佛殿为公主寺的主殿，位于中轴线后部，俗称后殿，因供三世佛像，又称三佛殿。此殿为三间悬山式，进深六椽，据殿内脊板下侧题记为明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建，殿内塑像与殿宇同时塑造，主像两侧有胁侍菩萨，背光和佛座皆精丽完好。殿内四壁除前檐明间为格扇，余皆绘满重彩人物壁画，总面积达99平方米。根据壁画上人物造型、发髻、服饰、色彩、手持器物等来判断，明代无疑。公主寺大佛殿壁画内容为仙佛鬼神及历史亡灵朝拜佛教世尊的水陆画。在东西两壁及前檐两次间广阔的画面，布满佛、菩萨和儒、释、道三教神祇以及历史人物像，北壁画十大明王像。东西两壁中央绘有弥陀佛和卢舍那佛像，名目众多的菩萨、天王、金刚、罗汉和道教诸仙神祇分布四周，从而形成诸神礼佛、群仙赴会的庞大场面。东西两壁的仙佛诸神“主吉凶，降祸福，掌风雨灾害，司农业丰歉”。北壁上绘有十大明王像，司职护持佛法，降魔驱邪，南壁上绘有历史人物和死者亡魂像，同时还绘出地府阎罗和狱吏鬼卒。

公主寺大佛殿壁画是我国古代佛寺中盛行的水陆画，全殿壁画内容庞杂，人物众多，仙佛鬼神聚于一堂，儒、释、道三教融为一体，该殿壁画共计有各类形象470身，其中东西两壁各166身，南壁两次间各61身，北壁16身。如此众多的神祇布置在殿内四壁近100平方米的壁面上，大者2米，小者50厘米~60厘米，上下穿插排列，秩序井然，变化中求统一，复杂中见规律，既沿袭传统的构图风格，又大胆地发展创新，内容丰富而不复杂，图案有序而不呆板，足见画师艺术构思匠心独具，智慧超群。画面上各类形象的造型，尚沿袭着金、元时期丰润饱满的神韵。除佛、菩萨略有些类型化外，其余众多的神祇和历史人物像，皆因权势和地位不同，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神情和气质，或端庄、或慈祥、或沉着、或潇洒、或俊俏、或恭谦、或机智、或虔诚、或勇猛，或狰狞，各尽其妙，很少雷同，各类形象的冠戴，有的精丽、有的朴实、有的华美，有的俊雅，给图中人物以地位和性格的衬托。

（丁凤萍 文）

K07912
1
FAC1)

旷野大將軍

信勇義源之
張男梁安

東嶽
中嶽
并從侍等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00498799

东壁中层 旷野大將軍





四海龙王众

东壁下层 四海龙王众



斗牛女虚危室壁

信士男善人

李海





敵副元帥等入李
聖德真君 張氏李記





西壁下层、天妃圣母



西壁上层 文殊 十地菩萨



崇寧護國真君
山神土地
衆

毗伽女衆

西壁下层 毗伽女众 崇寧護國真君 山神土地众





數咬水傷楊柳君有衆

數咬水傷楊柳君有衆

數咬水傷楊柳君有衆

住立列女衆

住立列女衆

住立列女衆

住立列女衆

住立列女衆

南部 局部